

沂河往事

六人本 · 本格 × 社会派

作者 陈畔

测试印稿

内部校样 请勿外传

鲁地印刷社 承印

2018 年 12 月 试印 印数 30 册

校样编号 LD-2018-1207

临沂市环境保护局

主任 滕庆源

临沂市环境保护局

来访登记

沂河往事
YIHE WANGSHI

LIU YANG

九月那两天，你在临沂一中考的试。上午下午各一场，连着考两天。出来的时候有人在台阶上对答案，你不敢停，怕听到自己是不是哪题又做错了，「反正成绩也改不了了，还对答案干什么？」你心里这么想着，坐公交回了学校。

回到宿舍后，你把准考证夹进《行政法》那本书里，塞回床头。宿舍里另外三个人在投简历，只有你没投。你只想等着司法考试的结果，因为你想当律师。

你想当律师，开始是听说律师很赚钱。高中的时候你理科就一般，文科倒是一直很好，当时的班主任一直在你耳边念叨什么「文科没啥出路的。考公考编也得考数学呢，男生理科学不好，说出去丢不丢人？」

你每次听着都很烦，但你也觉得，就赚钱来讲，班主任第一句话也不完全错。

有没有文科又赚钱的行业呢？想来想去，就当律师吧。

你家原先在兰山区，后来母亲调到河东，家也就搬过去了，不想住学校宿舍的时候，你就在河东住她单位的家属院，楼挺老的，冬天水管还老是被冻住。你父亲走得早，你也早就记不清他的脸了，你有一个哥哥，你母亲一个人把你和哥哥拉扯大。哥哥比你大七岁，在物流公司开车，一趟出去七八天，一个月回来两三趟。

上次哥哥回来那天晚上，你正好没在宿舍，你们在厨房吃饭，他问你毕业以后干什么。你说先把学贷还上吧。哥哥说：「钱的事你别管，你把书念完就行。」你说：「学贷上签的是我的名，我自己还。」他就不说了，低头把碗里的面吃完。

可真的学法之后你发现，你想当律师，可能也不完全是为了钱。

你考上的学校叫临沂政法大学，不算什么名校，但是至少离家近。去年暑假学院组织下乡普法，你作为班里绩点最高的，被选为了代表，分到河东区南部的村镇，村委会门口摆了两张桌子，头上拉一条横幅，写着「热烈欢迎临沂政法大学学生代表刘洋下乡普法」，桌上摆着一沓《法律援助指南》。你看到横幅，心里还挺得意的，好像真的当上了什么知名律师。

上午有来问宅基地的，问离婚的，问工伤赔多少的，都是你平常学得最好的知识点。

快中午的时候来了个人，五十来岁的样子，蹲在桌子跟前，没有坐下，小心翼翼地，声音挺小，他说：「同学，俺想问个事。」

你说：「您说。」

他说：「俺家孩子老生病。肚子疼，不吃饭，个头也不长。俺们村底下那个厂子，造电池的，我怀疑是那个排的水导致的，这个能告不能？」

你问他孩子在哪儿看的，查出什么病。他说去镇上看了两回，人家说没大事。你又问单子呢。他说：「没给俺们。」

翻了翻手里那本册子，你说：「这个得有证据，得先能证明是厂子造成的。」他蹲那儿又待了一会儿，说：「那就是告不了。」之后站起来走了。

回学校之后，你在图书馆查了两天，发现这一类的案子，之前在本地没有判成过的。但每次想起那个村民失望离开的样子，你心里就难受。你很相信法律，你最怕的不是受害者不懂法律，而是他们对法律失去了信心。

开学前你再次去到那个村镇，和村民聊天才知道，原来有这种情况的不止一家。你想到那天村里给你拉的横幅，你知道你绝对不能让村民吃了亏找不到解决的路。

之后你自己又去了十几趟。从学校门口坐城乡公交到镇上，下车之后再顺着河堤往北走四十分钟，一趟来回一天，回来基本上天都黑透了。

你敲开的第一家门在村东边。院里有个男的正在忙，听你说完话站着没动，然后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你说你是学生。他又问学生管这个？

你把本子摊在他家饭桌上，一句一句记。孩子几岁，什么时候开始疼，去哪儿看的，医生怎么说的，单子给了没有。记完你念了一遍给他听，问有没有记错的。

问完后你把本子转过去，让他在底下签名，签完你又把印泥盒推过去。

他手停在半空，问：这还得按手印？

你说：这个得按了才算数。

他这才又把大拇指摁了下去，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交出去的东西你先复印一份。走访笔录一页一页手写，每页底下让人家签名，再按手印，印泥是你自己带的，一盒一块五，用秃了两盒。你亲自去收集水样，送检，收材料的人不给回执，你就站在窗口等着他开。

普法那天搭台子的是几个临时工。其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帮你把桌子从村委

会里抬出来，横幅也是他绑的。中午管一顿饭，他端着碗蹲在你旁边听你跟人说话。后来你往村里跑，路不熟，就去找他。你问他后沙埠怎么走，他说顺河堤绕远，从砖厂那儿拐过去近不少；又说那村你别先找村主任，先找一家卖化肥的，谁家孩子在镇上住过院他都知道，慢慢地你也就和他熟络了起来。

他叫【陈浩然】，他对你干的事情很感兴趣，说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热心的人，有什么事都可以找他，他给别人跑腿都要收费，给你不用。

第一幕交材料

你自己掏钱从学校商店买了个牛皮纸的档案袋，装了三次才装下。你自己手写了目录和页码，一共一百一十八页。

水样报告六份，取样点写的是沂丰电源有限公司总排口下游一百米。

地表水三类标准，总铅0.05毫克每升，总镉0.005。你这六份里最高的一份，总铅0.83，总镉0.19。

同一天上游二百米的对照样，总铅只有0.04。

走访笔录二十七份，柳庄八户，每一页底下都有签名和手印。门诊单复印件二十三张，诊断栏里写的是缺铁性贫血、功能性腹痛。

排污许可证复印件一份，临环排污许字〔2008〕第0426号。证上写得很规矩：排放口一个，在西北角明沟；固定采样点就设在排放口，自动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厂子的网站一天公示一次，你一天打一页。

打出来的每张纸上的数都一个样：铅0.03，镉0.002，达标，而你那份上游的对照样是0.04。

「进去的水比出来的还干净？」你觉得纳闷，在两个数旁边打了个问号。

九月十四号早上你去市环保局。信访办在一楼最里头，你前面排着两个人，一个反映噪音，一个反映油烟。轮到你的时候，你把袋子从窗口底下推进去。

里面的人翻了翻，问：「你是哪个村的？」

「我不是村里的，我是学生。」

「反映人写谁？」

「写我。」

你填表推给他，他撕了一张回执，手写的日期和你的名字，没有编号。你说以后查进度得报编号，他起身进里屋，出来补了一行：临环信〔2010〕第0463号。底下一行小字：答复期限六十日。

从那天起你每隔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第一次说在流转，第二次还说在流转，第三次说正在核实。

十月八号下午你去取答复。就一张纸：经现场检查，未见异常；出水口监测数据达标，盖了章。你问是哪天去的现场，那人说材料上没写。你复印了两份，一份给了【陈浩然】。

答复下来的第四天，有人给你打电话。是个座机号。你以为是环保局通知你调查结果有误，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按下接听键。接电话之后对方说他是厂里的，说你反映的事他们看到了，有些情况可以当面说一下，约你明天下午三点，去河东那边一个茶楼二楼。

你提前十分钟到，那人已经坐在里间了，招呼服务员给你端茶倒水。又拿出一盒白将军，抽出来一根递到你面前，问你「小伙子抽烟不？」你说我不抽烟，他把那根烟夹在耳朵上，又从烟盒里拿出来一根给自己点上，说「不抽烟好，年轻人得注意身体健康。」接着对着烟嘴抽了一口，过了会又吐出来，屋里烟雾缭绕。看你半天不说话，他问：「你是政法大学的？大几了？」

你说是，你现在大四。他说厂子这几年一直在整改，去年刚上了一套新设备；村里孩子生病的事他们也听说了，至于是不是厂子造成的，「那得看科学，不能光靠怀疑。」

然后他问你材料交到了哪几个地方，水样是谁取的，送哪儿化验的。你说交到市环保局信访办了，水样是你自己取的，报告上都写着。他点点头，「不愧是学法的，做得挺规范，后生可畏。」

他说以后有什么想问的可以直接找他，打厂办电话就行。走的时候把你送到楼

梯口，没给名片。

十月二十六号下午，两个人到家属院门口找你。是柳庄的，一个是第九号笔录那户，一个是第十四号。他们说家里老人不同意，让你把那两页还给他们。

其中一个说：「字是俺签的，俺现在不想签了。」

你说正本已经交上去了，收不回来。他说：「那俺不管，你先把手里这份还俺。」你回屋把袋子拿出来，当面抽出第九号和第十四号，一共五页，还给他们。他们卷起来夹在胳肢窝底下走了。

你在目录上把那两行划掉，后面写了「已取回」三个字，总页数从一百一十八改成一百一十三。改完把袋子扎上，又塞回床底下。

本阶段任务：

轮到你的时候，把档案袋里都装了什么讲出来。材料是从哪几个人手里来的，你答应过不说。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沂河往事
YIHE WANGSHI

ZHANG WEI

你家住在柳庄，在你工作的沂丰电源厂下游六里地。你平时骑车上班，从村口骑车差不多得骑二十多分钟才能到厂子。厂子门口有个岗亭，打卡机在门卫室窗户里头。门卫认得你那辆车，你去了把工卡伸进去往打卡机那块象征性一按，打没打上他也不管。

进厂子之后你先路过装配间，那个味你闻到就犯恶心，又酸又苦的，你捏着鼻子赶紧走过去，离得远远的才松手。有时候你松开手刚要喘气，一股风把那边的气味刮过来，你又大口吸进去了。污水站在西南角，池子上那股味是另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尤其是下雨天，空气不流通，味道散不出去。

初二下学期你不念了，跟着你村里一个人进的厂，最早你在装配车间搬极板。极板是铅的，一块二十多斤，一天搬下来手上一层灰，洗两遍也洗不掉，指甲缝里是黑的。搬了不到两年，你妈妈给人送礼，让把你调到污水处理站，到现在六年多。

站上算你四个人，你工资一千六，夜班一班补五块，一个月摊到十来个夜班，好的时候一千六百五。工作跟之前比肯定不累，但是挺枯燥的：加药，等沉淀，看数值，记台账，巡逻，还有不少别的杂事。你觉得也挺好，至少你那屋有个地方坐。

到站上先换工作服和胶鞋，换完跟上一班对交班本，进水量对一遍，然后签字。夜里每两个钟头出去巡逻一圈：一号池看液位，二号池看沉淀，三号池看排水阀，泵房进去听声音正不正常。听完回来填表，然后再等两个钟头。

你在污水处理站的班长姓宋，四十出头，家在河东。他话少，对你也不算严格，有时候一个班过来站站就走。你刚上站那年把加药泵接反了，他没说什么，蹲下自己拆，给你留下一句「下回先看箭头」。过年厂里发油发面，他叫你先挑，有回还问过你妹妹上几年级。

你爹前几年在济南工地上把腰摔了，现在蹲坐一会就得扶着墙站起来，之前干的重活干不了，想当司机也熬不了长途。你娘又查出来肾病，靠药物维持，一个月得两百七，她自己去卫生室拿，回来把空药盒在窗台上摆一排，自己算着日子，算欠你多少钱，你跟她说了好几次娘恁算这个干什么，她还是不听，你看了难受，就不管了。你妹妹张娟这学期刚上初三，在乡里中学住校，两个礼拜回来一趟。回来那天她把你换下来的工作服端出去洗，头一遍水是黑的，第二遍还是黑的。

上个月开学，她说班里订一套初三上学期的资料，十二块，你给了她十五。家

里就你这一份收入。发工资那天你把钱交给你娘，她边数边说：「小娟的留出来。」你说：「得留。」她说：「你自己也留点。」你说：「没事，我还有钱。」

【陈浩然】跟你同岁，兰山区涑河南街的，早年在批发城一块卸过两个来月货，就这么认识了。他没个正经活，隔一阵骑车过河来找你。赶上你上夜班，他就从门房窗户递点吃的进来，和你聊会儿天啥的，有回带了啤酒被宋班长看见骂了，后来就只带茶叶了。

第一幕「照平常填」

有天夜里下雨。你十一点五十到站上，白班的小孙在门口抽烟，等着你换班。你换了雨衣胶鞋，拿手电去看三号池，水面上浮着一层沫子。

十二点二十，宋班长撑着伞过来，站在值班室门口没进来，鞋上全是泥。他说：「小张，今天那桶不用加了。」

你说：「石灰乳那桶也不加？」

他说：「两个都不加。上头说了，河里这么大水，加了白扔钱。」

你说：「那台账上怎么填？」

他说：「照平常填。」

他又说：「南边那道阀我拧开了，你别管它就行了。」说完往办公楼那边走了。

台账是你记的，一个班填四项。规程上写着一吨水加硫化钠一点二公斤，沉淀四个钟头再排。那天夜里进水四十五吨。你在加药量那一栏写了54，pH那一栏写了8.6。排水时间你填的三点四十，药桶今天一点都没动。

一点半你去泵房拿电池，回来从南边绕的——宋班长说的那道阀就在二号池西头。那道阀平常不开，铁丝都锈在上头。这会儿铁丝解开了，搭在管子上，阀杆上那层油泥抹出一道新印子。

阀开着，水就不进三号池，也就不走总排水口。你在这站上六年，平时巡逻无聊你就到处遛弯，这地方的结构你再清楚不过。你站着看了一会儿，当没看见，走

了。

两点多雨小了。你打着手电绕到二号沉淀池后墙根。墙根底下有个管口，口径三十公分上下，这个你没见过，管口那一圈墙皮看着像施工蹭掉了，比旁边白得多，里头有水声。

这根管子穿墙出去，外头就是河堤。

你把兜帽拉上回了值班室。墙上挂着一张排水管网图。图上厂区排口只画了一个，在西北角，旁边几个字：总排口，明沟。西南角那一片是空的，什么也没画。

五月二十一号上午环保局来查过一回。两辆车带着四个人来的，停在办公楼前头。你那会儿正在总排口边上冲洗池子，无聊的很，他们干了什么你从头看到尾。

办公楼那边下来一个人陪着，手里拿着两包烟，一边散一边说「我是厂里的」。你在这厂八年，很少见这个人。他招呼人先去屋里坐会儿喝口水，一坐坐了半个多钟头。

出来以后，环保局一个领导样子的人，指挥取水样的那个去到总排口上游二十来米几级石头台阶上，舀了两瓶水，瓶子上贴了标签。你知道固定取样点不在那儿，是在总排口下游四十米那个铁梯子底下，梯子断了一直没修，下去挺费劲。

上游的水是河里来的水。总排口出去的是厂里排的水。

他们走的时候那个人一直送到车跟前。你把水管卷起来挂到钩子上，回去了。

早上八点交班，雨停了。快到柳庄村口，你看见【陈浩然】蹲在电线杆底下，自行车靠着杆子，裤腿卷到膝盖，看到你来，站起来过来迎你。

他说：「我靠，这雨这么能下」你说：「嗯。」他说：「我打听下，你们厂夜里排水不？」你没接话，推着车往前走，他跟着走。他看你不对劲，说：「我就问问。」你说：「你问这个干啥。」他说：「就是，下头那两个村，有几个孩子老肚子疼。」你说：「那跟我又没关系。」

他不说话了，又走了一会，你说：「昨天夜里没加药。」

他说：「什么加药？」你说：「流程，要加硫化钠。」他说：「加那个干啥的？」你说：「厂里出来的水脏。加了药，脏东西沉到底了，水才往河里放。」他说：「那要是不加呢？」你说：「不加就直接进河呗。」他说：「这个你们不记录吗？」

你说：「得记，台账上写的加了五十四公斤。」

「是我记的。」你又补了一句。

他半天没吭声，后来说：「那本子在哪。」你说：「值班室抽屉里。」他说：「钥匙谁有。」你说：「我和宋班长。」他愣了一下，好像是没意料到你真的会回答。你说：「别问了吧。」

走到你家胡同口你停下了。你说：「我一个月挣一千六。我爹腰坏了，我娘一个月药二百七，我妹妹上初三。」

他说：「我知道的。」

你说：「你不知道。」

他蹲下来，没再说话。

你推开院门进去，你娘正蹲在窗台底下摆药盒。

本阶段任务：

轮到你的时候，把那天夜里的班讲一遍。台账上那个数字是你自己填的，说不说由你。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内科门诊

挂号收费处



沂河往事

YIHE WANGSHI

WANG FANG

早上七点二十你就得到门诊楼，去更衣室换上白大褂，自己带的包子油条粥豆腐脑啥的随便吃两口就准备上班。你从卫校毕业进的这个院，到今年二十五年。头十三年在内科病房，后来调到儿科，再后来又回内科门诊。儿科门诊人不够的时候，你就得去那边上夜班。

内科门诊一上午得有一百多个号。人挤人叽叽喳喳的，走廊里的塑料椅子坐满了，坐地上的、靠墙站着的也一堆。你在分诊台帮忙，遇到老太太不认字，把化验单递到你跟前，你指给她看，指一行念一行。到十二点半才轮上你去食堂，菜都凉了。

儿科值夜班那边最忙。凌晨两三点还有抱着孩子进来的，从底下乡镇坐车过来，孩子发烧，裹在被子里。大人站着不敢坐。你帮忙量体温倒热水。夜里忙完第二天上午照常门诊。

下了班骑车二十分钟到家，柳青小区七号楼，院里分的。你对象姓周，之前是开叉车的，几年前查出来肝病，转过年三月没的。你俩没孩子。你上班听惯了医院叽叽喳喳的声音，回家之后觉得屋里太安静，就把电视打开，不看。

你姐姐比你大六岁，冬天走的，姐夫走得更早。姐姐留下一个儿子，叫【陈浩然】。姐姐没了以后他跟你过了几年，你在客厅弄了个折叠床。初中没念完他就不念了，今年二十五，在外面混，干什么你也不知道。

他一个月来几回，一般都是傍晚，站在门诊楼台阶下头等你下班。同事从分诊台窗口看见就喊：「王姐，外头你家那个又来了。」你走出去，他手插兜里，说姨我路过。你从包里数出五十，有时候一百，往他外套兜里塞。他往后躲，说不要，说这两天有活，你说有活也拿着。科里进药、搬箱子，他碰上了就搭把手，中午你有同事懒得下楼，就叫他去食堂买饭端上来。护士站的人都认得他，叫他小陈。

你记性不好，谁说过什么，开的什么药，转个身就忘。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就拿本子都给记下来，门诊上看病的孩子你每个都记一行：日子、名字、几岁、哪个村的、哪儿不舒服、多重多高。

第一幕那一页

四月末的一个傍晚，【陈浩然】又站在台阶下头。你把手伸到钱包里头，准备给他拿五十。

他先开口「姨，你帮我查个事。你们院能查血铅不？」

你把手停下，之前的钱都是你硬塞给他的，这还是头一回他开口找你帮忙。「……能。检验科查。」

「柳庄有个孩子，叫马小强，刚七岁。他家里说要带他上你们这儿来看，怀疑是沂丰电源那边水乱排。要是他来查血铅，那单子你给我看一眼行吧？」

柳庄。你本子上柳庄的孩子记了六个。你问他管这个干什么。「帮个人。」

「帮谁？」

「一个人。」

你在台阶底下站了一会儿，他说就这一回。你说你看看有没有这个人。

那半个月你在分诊台上留了心。挂号条一张一张从你手里过，柳庄的，姓马的，七岁。你没去问邱大夫，查资料的电脑就摆在分诊台上，屏幕朝着走廊，谁打这儿过都看得见，你不敢在上面查。不是家属去翻病人的东西，让人知道了是能开除的事。

你要亲自等那个孩子自己来。只要你接诊，抽血就是你的活。

五月十三号下午，内科门诊的邱大夫开了血铅，孩子跟他妈来的，很瘦，坐在圆凳子上，自己把袖子撸到肩膀。你扎了针，抽了两管，你把管壁上贴的编号在心里过了一遍，回去记在本子上。

五月十五号下午出的结果，三点多那摞单子该取了，你下楼抱回来，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你开始一页一页地翻。马小强那张在中间。铅，486 $\mu\text{g/L}$ 。参考值那一栏印的是：<100。

有人从底下上来，你把那摞单子翻过面夹在胳膊底下，等人过去了才又看一遍。

回门诊你把单子夹进他的病历本，病历本按格式放回护士站架子上。

过了几天【陈浩然】又来了。来了就问你那个单子看了没，你把他拉到一边，说「四百八十六。」「多少算高？」「单子上印的是小于一百。」他蹲下来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知道了，姨你上班去吧。」你说这事就到这吧，他说行。

那天晚上你在本子上记了一行，记完没合上，把本子往前翻。

三月九号：柳庄，马小强，七岁，肚子疼三个多月，一疼疼半天，不发烧，二十一公斤，一米一四。

三月二十三号：南滩，李壮壮，六岁，夜里磨牙，他爷说他老拉肚子，十八公斤。

四月二号：南滩，孙静怡，五岁，不吃饭，脸黄，她奶说她一天吃不了半碗，十五公斤。

四月二十六号：后沙埠，王磊，十岁，上课坐不住，老师叫过两回家长，夜里说腿疼，二十六公斤，一米二七。

五月四号：后沙埠，王磊，十岁，复诊，还说腿疼，他妈问是不是缺钙。五月十三号：柳庄，马小强，七岁，复诊，还疼，邱大夫开了血铅。

五月底的一个中午你下楼去食堂，看见邱大夫送一个人从门诊楼出来。那人不穿白大褂，也不像来看病的，手里拎着个纸袋子。邱大夫堆着笑送到台阶下头，站着说了几句才回去。你从他们旁边过去的，没听见说什么。

六月二号上午，马小强他妈来了，说你们开的药屁用没有，要转到省里去看，想调档复印病历。你安抚完，带她去到一楼病案室，让病案室小姑娘去架子上找，找出来马小强那本。

你在窗口那张桌子上替她翻，前头是去年的，一张一张往后。门诊记录，后头夹着血常规，贴上去的化验单。再往后翻，就是五月二十号的处方笺，邱大夫开的葡萄糖酸锌口服液，开了两盒，但是怎么都找不到五月十五号那一页。

你从头又翻了一遍，一张一张翻的，贴上去的那几张也都掀开看了背面，棉绳勒着的地方也撑开看了。他妈在旁边问怎么了。你说没什么，我看看齐不齐。

你问病案室的小姑娘，五月十五号有张血铅的化验单，是不是没归进来。她说

这本档她们收到就是这样，**血铅的单子她没见过**；又说缺页她们可不管，缺了得科里自己补。你问没归档的单子放哪儿，她说**没归档的就还在科里**。

回门诊的路上你算了算日子。五月十五号你把那张单子夹进病历本，放回护士站架子，病历本在架子上放到上个礼拜才送下去归档。

那半个多月，本子一直在你们科里。

你没精力想更多，下午还有一百二十个号，你忙到六点才把白大褂脱下来。

本阶段任务：

轮到你的时候，说说你在门诊上都见过些什么样的孩子。你替外甥查过一张单子，这件事说出来是要丢工作的。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学生守则

1. 供銷發展。
 2. 發展批發業。
 3. 發展零售業。
 4. 發展生產資料供應。
 5. 發展生活資料供應。
 6. 發展服務業。
 7. 發展金融業。
 8. 發展保險業。
 9. 發展文化事業。
 10. 發展體育事業。
 11. 發展衛生事業。
 12. 發展社會福利事業。
 13. 發展科學事業。
 14. 發展藝術事業。
 15. 發展宗教事業。
 16. 發展其他事業。

赵子丹

ZHAO JING

沂河往事

YIHE WANGSHI

六点二十你推开教室前门，灯已经亮了。五十四张桌子，前面几排看着你进来，马上开始大声背书，最后一排靠窗的还在解棉袄扣子。各个学校都在比成绩，比谁考得好，比谁起得早。老师学生天不亮就得出门，你走过道去把没关严的窗户推上，回讲台上把粉笔槽里的粉笔灰倒掉。

早读念到一半，靠门口那个男生的头一点一点往下沉。你走过去敲了两下他的桌角，他抬起来接着念。铃响了才回办公室，暖气还没热，搪瓷杯冰的手发酸。

第二节下课，有个女生站在办公室门口，说老师我肚子疼。你让她坐下，拉开抽屉拿出一个铁盒。盒子里有零钱、藿香正气水、创可贴、感冒冲剂。你倒了半杯热水，把一支藿香正气水掰开口。

「怎么又肚子疼，怎么光肚子疼的。」

「老师我肚子是真疼。」

「吃饭了吗。」

「就吃了一口。」

你让她趴在你桌子上，第三节课前她自己回教室了。

学生请假你要问清楚原因，日期、姓名、事由，一条一条写在班级请假登记本上，一学年一册。家里写字台最下面那个抽屉里放了好几本。中间换过一回学校，本子的格式也改过两回，你还是照老样子抄，抄了三十年。

你师范毕业之后被分在河东汤头那边的一个乡下中学，教了二十来年，七八年前调到二十四中来，你能力强，领导一直让你带毕业班。后来你评上中学高级教师，这职称能干到六十再退休，学校巴不得你把毕业班一直带到那一年。

【陈浩然】是你在汤头那个学校带的班上的学生。初二下学期他不来了，那年冬天他娘没了，后来跟着他小姨过。这些年他在街面上晃，没个正经营生，替人搬东西、看摊子，什么都干一阵，你隔三差五给他打个电话。

「浩然，这个礼拜六来老师家吃饭。」

「老师我忙。」

「你又忙什么。」

「……那我买点排骨。」

「你别买，你来就行。」

第一幕 请假条

不知道他从哪来的闲钱，礼拜六中午他还是拎了两斤排骨来，另外带了一兜橘子，进门往灶台上一放就去洗手。你炖了排骨，蒸了一锅馒头。他吃到一半，放下筷子，下意识从兜里掏出烟来，你瞪了他一眼，他又塞回兜里去了。

「老师，你班里学生请假那个本子，还留着么。」

「留着，你问这个干什么。」

「帮个人看看。」

「谁看这个？」

「一个朋友，他想知道最近是不是生病的学生多了。」

你把碗擦起来端到水池边，回来在他对面坐下。

「你跟老师说，你是不是又惹什么事了。」

「没有。老师，真没有。」

「你看着我。」

「真没有。」

「小死孩子。」

你一边嘟囔一边进屋，拉开写字台最下面那个抽屉，把自己抄的那几本拿出来，放在饭桌上，把橘子挪到一边。

「你要哪个村的。」

「柳庄的，后沙埠的，都要。」

你翻到这一学年那几页，一条一条给他念。孙延平，柳庄，请了二十三次，条上写「肚子疼」的十四次，写「去医院」的五次。他拿你的圆珠笔在烟盒背面记，

记不下，你给了他两张纸。

「老师你慢点。哪个延。」

「延长的延，平安的平。」

「多少次？」

「二十三次。」

二十三次，说着你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

庄晓月，柳庄，十九次，十一月九号到十四号连着请了六天。公丕强，后沙埠，十七次，条上写的是「吃不下饭，在家养两天」。

你进屋把成绩册和开学体检表也拿出来。孙延平九月月考班里第九名，六月成了四十一名。体检表上，孙延平比上一年长了一点一厘米，但他同桌这一年校服换了两号，孙延平还穿去年那一身，袖口长出一截，压在手腕底下，擦桌子擦鼻涕黑不溜秋。

你又想起来，上礼拜三第二节课，你叫孙延平背《出师表》。叫了一遍他没动，叫第二遍，前排的都回过头看他，第三遍他才扶着桌子站起来，书从桌沿滑下去，他蹲下去捡的时候撞到了脑袋，全班都在笑。你问他背到哪一句了，他站着不说话。你让他坐下，他坐下以后一直低着头，下课铃响了才动。

还有三月十四号那一趟，那天最后一节课上完，你骑电动车去柳庄，到孙延平家家访。你进门的时候，堂屋里有人压低声音说「那青苗计划名额的事……？」孙延平父亲冲他点了点头。那人这才像是想起你在场，说了句那我先走了，从堂屋出来坐上了一辆车副驾，一会就没影了。堂屋桌上放着拆开的烟，封口撕了一半。他父亲说，沂丰电源厂来的。你把包放在凳子上，问孙延平在家没有。他父亲说上他姥娘家了，住两天再回来。

他父亲在压水井边洗手，说孩子三年级起就肚子疼，一阵一阵的，去河东那家医院抽过两回血，医生说没什么大事。

「化验单呢。」

「没给。」

「你没要吗？」

「医生都说没事了，让回家养着。」

院子西边新盖了两间西屋，墙是新的，窗户还没装上，你问这屋什么时候盖的，他说开春盖的。你说盖得挺快。他嗯了一声。走的时候他给你装了一兜花生，你推了两回没推掉，一直送到村口看你上车。

有天晚上你往他家打电话，电话响到自己断了也没人接。隔了半个月你又打了一回，还是没人接。有会你去后沙埠家访路过柳庄，在村口碰上他父亲，看到你他转了个弯，你赶紧追上去问。

「孩子怎么样了。」

「好了，不用老师操心。」

你说就剩个把月考试了，别再耽误。他说好好好，推着车子走了。

【陈浩然】在饭桌上抄到天黑，抄了两张纸的正反面。中间他停下来问你，二十三次里头写去医院的是哪几个日子，你把本子推过去让他自己看。他问这本子能不能带走，你说不行，抄完了搁下。他把纸折起来塞进裤兜，端起碗把剩的排骨汤喝了。

他走了以后你把本子放回抽屉，过一会儿又拿出来，摊在写字台上没合。

本阶段任务：

轮到你的时候，把你班里那几个孩子的事讲出来。至于那几张纸是抄给谁的，你可以不提。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李子敏

沂河往事
YIHE WANGSHI

LI XIAOMIN

你把沂蒙路那家图文店给你做的名片放进包里，一百张十八块。老板问要不要烫金，你说要那个干什么，俺去跑业务的又不是搞投资的。名片上印着：晨昇劳保用品有限公司，华东区业务，李敏。电话是你新买的那个号，那时候电话还不用实名，名片装在一个塑料夹子里，塞在包侧兜，一伸手就能摸一张出来，很像回事。

这是你在报社跑社会口第六年，做暗访。

你30岁还没结婚，父母都在济南，你一年就回去一两回，报社给你批的差旅费是一个月的，到期你打电话回去续，主任说再给两礼拜，两礼拜到了你又打了一回，续到现在。

你在罗庄区租了个单间，房东只认现金，身份证没看过，收条自然也没有。屋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磁炉。你有台尼康D40，在桌底箱子最下头，但你进厂区从来不带，暗访带那玩意太招摇了。你一般是带一个二百块的卡片机，能塞进裤兜，快门声关不掉，你就用手捂着拍。

你正在调查的厂子叫沂丰电源，在河东区南部，从罗庄过去二十多公里，还要过沂河。你先坐公交进城，到汽车站倒城乡班车，最晚一趟下午五点半从河东往回开，赶不上就得走到大路上拦车。

【陈浩然】是你在兴达路一家网吧门口认识的。你那时候找他问路，他说往前两个红绿灯左拐。你又说你找劳保用品的经销点。「你外地的？」他说。「济南的，来看厂房，看仓库。」你说，「看看哪片地便宜，水电什么价，哪家厂子肯把活外包出来。」「那你得找个人带你。」他说，「那片道路规划的一般水平，你不太好找。」聊了半天，你知道他现在没稳定工作，这附近啥散活都干，很了解情况。你说那你帮我带路行不，带一天一百，还给你管饭。他想了一下说，姐，那还真行。

他二十五，兰山区涑河南街人，他出门骑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块海绵，胶带缠了好几道。他管你叫李姐。一回一块吃饭，你点了三个菜，他把盘子底下那点汤浇在米饭上吃完，剩的两个馒头装兜里，说带回去。跑腿一次五十到一百，每回你都是直接给现金。他从来没问过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说是做买卖的，看你出手这么阔绰，他也就信了。

第一幕看厂房

十月二十八号，厂门口。墙上挂着一块在线监测屏，蓝底白字，铅0.03，镉0.002。你在马路对面把数抄进本子，发现之前两次来好像也是这俩数。

你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给到门卫，说你是搞劳保的，想看厂房和仓库。门卫老头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打了个电话。一会，办公楼那边下来一个人。「我是厂里的。」他说。你又递上一张名片，他看了会，让门卫把门给你打开。

他领你进去，先到装配车间。女工一排排坐着装电池壳，戴白线手套。你问手套多久换一副，他说一周两副。往西是电镀车间，到门口他停下了，隔着玻璃门让你看一眼，里头一排槽子冒白气。「我说小妹，里头有点味道，咱别进了吧。」再往西南有几个大池子，你问那是什么，他说「这就是个沉淀池，没什么看头」，说完拐了个弯带你往办公楼去。

到了二楼会议室，他问你公司多少人，在哪儿注册，以前给哪些厂供过货，手套一副什么价，开不开票。这些问题你早有准备，背得熟。他说劳保是统一采购，希望你给便宜点，又问发票上能不能写高点，有补贴。你说年底一块谈，他让你留个电话。走的时候你跟他要名片，他说没带。你问大哥你怎么称呼，他说叫厂办的就行。

往北沿围墙到厂区西北角，那儿是总排口。一条水泥砌的明沟，沟口一米来宽，往河里淌的水看着是清的。你在坡上把记的东西过了一遍：屏幕上的数抄了三回，一模一样；沟里的水白天是清的；平面图上往河里的排口就这一个。

都对得上，干干净净。

你干这行第六年，这厂子你盯了那么久，你知道什么叫太干净了。

白天厂里有人上班，有人进出，有人看着。夜里没有。你打算连蹲三个晚上。十一月一号天擦黑摸到西北角，在总排口对面的坡上找了个土坎蹲下。

沟里的水一动不动。你每半个钟头写一行，一共写了四行一样的东西：沟内水量无变化。零点整，你补两行：沟内水量无变化；无风雨。

二号还是那个土坎。二十一点半，厂里出来两个人，一个人手里攥着电筒来回扫。你趴着没敢起，腿抖得站不住。最后还是记下那两行，沟内水量无变化。

十一月三号下午三点多下雨。

你找了个坝子背风的地方蹲下，雨打在芦苇上响，一直没停。九点多河水涨上来，淹了滩地边上的芦苇根。你的两条腿冻透了，想着站起来跺两下暖和暖和，结果一站起来雨就往你领子里灌。

二十二点过一点，雨声里面混入了一声闷响，紧接着是咕嘟咕嘟的声音，一下一下往水面上砸。

你顺着声音往下游走，发现河坎底下有一根水泥套管，口径三十公分上下，糊着泥，草搭在上面，不蹲下去看不见。

出水了。

水砸在河面上起白沫，一大片，往下游漂。你赶紧在本子上记下。你爬上坡，小卖部还开着灯，你买了两瓶矿泉水，回河边把水倒了，蹲到管子跟前接满，在胶布上写了日期，一瓶S1，一瓶S2。

第二天白天你又回去看了一眼，那个管子藏的太隐蔽了，白天又不出水，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

污水处理厂的取样点在上头，管子在下头。

回城的班车上你把本子往回翻。一号二号写着：无风雨；三号下雨，夜里管子出水。你拿笔把这三行圈起来。

车路过电池厂的时候，你把包挪到怀里，紧紧抱着。

本阶段任务：

轮到你的时候，说说你在河东那边看见的东西。你是干什么的，别说。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陈浩然

CHEN HAORAN

沂河往事

YIHE WANGSHI

疏通下水
电话 13954017559

办证刻章
电话 130
4211660

你家住在涑河南街里头正数第三个院，北屋有一间是你的。一个月租金只要八十，但你得帮房东照顾院子里种的树，还得看着房东的储藏室别被小偷进来。院里住四家，共用院当中那个水龙头，冬天早上得先浇一壶开水才出水，你屋里就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煤球炉子。不过这个季节屋里就比较闷了，炉子搬到门口做饭，晚上把门开着，点一盘蚊香搁在门槛上。

你没有单位，附近谁家搬冰箱、店里卸货、仓库看大门，只要是缺人的，你就过去。多的时候一天五十，少的时候三十，也有一天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货也卸过，传单也发过。手机店里贴过膜，人家嫌你手笨。建材市场看仓库那份干得最长，四个多月，一个月六百还管中午饭。后来仓库转租出去，就没了。

你爹早年出事没了，你娘是冬天走的，那年你十六。娘没了以后你跟小姨【王芳】过，她在市人民医院上班，倒夜班，家里大半时候就你一个人。家里没人，你早就没心思上学，初二下学期你不去了。毕业证你肯定是没有的，但字你倒是会写，就是写的慢，写多了手腕还酸。

小姨隔一阵塞你五十一百，你说不要，她就往你外套兜里放，一边放一边说：「你别跟我犟。」你的手机是二手的直板机，三百块钱买的，只接电话、发短信，来电话的时候得把后盖按一下，不然会断。

去年夏天河东那边村镇广场上有个普法的活动，摆桌子发册子，一天四十，你去搭台子、拉横幅。桌子后头坐着个大学生，临沂政法的，姓刘，叫【刘洋】，正在给村民普法，村民问的问题五花八门，但他胸有成竹，回答的头头是道。你看着他，这种有文化的人，水平确实是怪高。这时候来了个村民，蹲在桌子前，很小声问了他两句话，【刘洋】似乎犯了难，没过一会，村民有点失望地走了。

中午人都散了，他还坐在那儿翻他那一摞纸。你蹲在台子边上抽烟，他问你一个叫沂丰电源的厂子的事，你说你有个哥们在那里工作。

你问他想打听什么。他说了一样。你想了一会儿，说我可能知道。后来又有过几回，他坐在那儿说这个地方进不去、那个窗口不给看，你就说我去问问，隔几天给他捎回一张纸，或者几句话。有一回为了帮他跑腿，你把一个卸货的活推给了别人，一天四十。他每回都说那就麻烦你了，你说不麻烦。

你觉得这个人是好人，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第一幕跑腿

礼拜二下午你在门诊楼底下那排铁椅子上等小姨【王芳】换衣裳，她晚上要上夜班。走廊尽头有个小孩屁股刚打完针，还漏着半边腚帮，趴在他妈肩膀上哭。小姨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个包子，塞给你一个，问你吃了没有。你说吃了，她说吃了也吃。你们两个人往解放路口走，你问她上回那张单子上的那个数，四百八十六，到底是多严重啊，她说你别在路上说这个。

又走了半条街，她说：「很严重。」

到路口她往你兜里塞了一百，说天热，别老吃隔夜的，容易细菌超标，吃坏肚子还得来医院麻烦她，说完转身就回去了。

礼拜四晚上你跟【张伟】在夜市喝酒。他是柳庄的，早年在批发城跟你一块卸过两个来月货，这几年在厂子的污水处理站上班。他喝得多，说前几天下那么大的雨，厂里也没停。你问他厂子的水打哪儿出去。他刚要和你碰杯的手停了下来，把杯子放到桌子上，说你老问这些干什么，你说随便问问。他说你可别害我。你说那我不问了，过一会儿他自己又说，他们三班倒，早班八点交班，来查的都是白天来。

月底你去了一趟以前的班主任家。【赵静】还在河东那所中学带初三，刚考完。她包了韭菜鸡蛋的饺子，一边下锅一边问你现在干什么，你说打零工。她说打零工也得有个正经营生，二十五了。吃完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说你上回抄的那几页有两个日子抄串了，她改过来了，你把纸收回自己裤兜里。

还有一个外地来的姐姐，济南口音，但是出手阔绰的像那种南方做生意的人。

你没去过南方，但你就是觉得南方人都很有钱，你一直想着以后一定得攒点钱去南方闯荡闯荡，赚大钱盖大房子，然后把小姨也接过去住。

那个姐姐跟你说她叫李敏，在华东这一片卖劳保用品的。去年秋天她在兴达路那个网吧门口叫住你，说要个本地的带路，一天一百，当场把头一天的钱给了。上个月她又来一趟，你带她去了好几个村，她一路问关于村子和厂子的事情。你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给她带了三天路，你赚了整整三张大红钞票，你拿这个钱买你最喜欢的排骨，回小姨家炖了，等小姨下班回家，你才和她一块吃。

上个礼拜三【刘洋】在兴达路那个网吧门口等你，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上头写着单位的名字，底下一行编号。他说：「你替我送到厂门口收发室，让人签个字。」你说行。他又说门口挂着一块屏，上头有两个数，让你抄下来。你说抄哪个。他说上头显着的都抄。你把从【赵静】家抄日子的那张纸给了他，他问这是谁写的，你说一个老师，他把纸夹进本子里。

礼拜四早上到了厂子，你把自行车靠在墙根。门口那块屏是绿字，两行：铅0.03，镉0.002。你摸出烟盒，用铅笔头在盒盖背面写。上个月你带那个姓李的姐姐从这条路过的时候看见过，也是这两个数。

你跟门口老头说有个文件要厂里签字，他打了个电话，不一会传达室的小窗户里探出个陌生人影，隔着玻璃问你找谁。你说你好我送个文件，他说给我吧，我是厂里的，接着从窗户缝里把手伸出来接过信封。玻璃上反着光，你没看清他长什么样。他说行，谢谢你啊，回去吧，你说你得签个字，他说我们收下就行了。

到了网吧你把烟盒上那两个数抄给【刘洋】，他低下头把那两个数抄进本子里。你又说那厂里三班倒，早上八点的时候会换班。他问这个你都知道？你是咋知道的，你说那个在里头干活的朋友说的，他笑了下说你这个人脉还真不简单来。

本阶段任务：

说说你这一年都在给谁跑腿，然后听别人讲，还原自己这一年在做什么事。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